



遠離莫斯科的地方

第 二 部

阿 札 耶 夫 著

謝 素 台 譯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八 年 · 北 京

目次

第一章	兩個滑雪的人……………	一
第二章	羅戈夫的總部……………	二六
第三章	在自己土地上的那乃人……………	五
第四章	在丹妮亞·華西里欽柯的露營地……………	六
第五章	一筆嚴格的賬……………	九〇
第六章	獨自沉思……………	一〇
第七章	雪底下的一間小屋……………	一四
第八章	生活的節奏……………	一四一
第九章	計劃批准了……………	一六
第十章	去海峽的路上……………	一九〇
第十一章	卡爾波夫參加建設工程……………	二三
第十二章	這就是天涯海角……………	二四

第一章 兩個滑雪的人

天剛破曉，阿列克塞就去找別里捷，見他已經裝束停當，正在試他的背包。他們互相仔細地檢查了一遍，就預備出發，這時，羅覺諾娃從她房裏走出來，攔住了他們。她眯縫着睡意矇矓的眼睛，看了看他們的臉，診診他們的脈搏。

『我給你們的藥箱帶着了嗎？』她問別里捷。

『當然囉。可是有一樣藥您發的太少了，』別里捷微微一笑回答。『不妨添些內服的藥嘛。』

『您老是開玩笑！』娥莉嘉用譴責的聲調說，『我真替您擔心。阿列克塞是個運動家，他習慣了。』她羨慕地望了望阿列克塞，他臂膀寬闊，甚至穿着棉衣都顯得體格勻稱。『滑十天雪可不是好玩的。您沒有過高地估計您的持久力嗎？』

『您放心吧，親愛的醫生，這旅行會對我有益的，』別里捷有點不耐煩地回答。『我們回來時，阿列克塞就會告訴您我有沒有落在他的後面。』

『您不是要我們帶給羅戈夫一封信嗎？』阿列克塞提醒她。

娥莉嘉不好意思了。

『我沒有寫。我只會開藥方。就給他帶個口信吧……他現在不在這兒，我時常想念他。我高興看看他。可別讓他以為我在叫他來。他可能突然想起就跑來的！』她笑了，顯然她在想像羅戈夫

迫不及待地跑來的樣子。

『就是這些嗎？』阿列克塞問。她點點頭。

『娥莉嘉！親愛的娥莉嘉！』謝拉菲瑪在廚房裏呼喊。『我幾乎忘了。我這兒給丹妮亞準備了個小包——一些餅和包子。讓阿列克塞·尼可拉耶維奇帶去吧。』

阿列克塞只好打開背包把這些禮物裝起來。

『我帶去是可以的。但是我可不敢保證丹妮亞準收得到，』他開玩笑地說，一邊把背包揹起來。娥莉嘉送走了工程師們，在門口站了一會兒，彷彿期待他們回來似的。她突然覺得又孤獨又心亂。當永遠愉快而且精神充沛的別里捷在家的時候，她心裏很平靜。阿列克塞成了她忠實可靠的朋友——和他在一塊使人覺得輕鬆愉快。沒有他們，這地方顯得冷寂了……

娥莉嘉的眼光偶然落在她亡夫的朋友赫馬拉帶來的手提包上。從那可怕的一天起，她就沒有碰過它，雖然它一直放在眼前，一看見它就使她難過。懷着心痛，懷着一種不信任、激動和一種近似生理上痛苦的混雜的感情，娥莉嘉打開手提包。東西無疑是羅覺諾夫的——他的差不多繃成一團的全套衣服，她在魯別然斯克他買的內衣，他的刮面具和毛巾，毛巾下面是幾本寫滿了潦草筆跡的厚練習簿。都帶着他所吸的烟草味。

娥莉嘉坐在地板上，四周是雜亂的東西。她面色蒼白，雙眼緊閉，兩隻胳膊無力地垂在身旁。

這些沒有生命的東西却以不同的聲音使她想起一個她曾經愛過並且共同生活過幾年的人。由於她的

請求，澤爾肯德和阿列克塞已經問過，而且接到了正式的證明，大致說羅覺諾夫醫生真的是在重病中從火車上給抬下去的，已經死了，埋在塔什特。

她現在爲了對丈夫無情而責備自己。像許多男人一樣，他不是沒有缺點的，但是她有什麼權利那麼迅速而輕易地離開他呢？在他需要支持、需要一隻鎮定的手來引導他的時候，她却完全拒絕了，把他趕了出去。甚至在他露出較好的品質，光明磊落地到前方去的時候，她都不相信他，還說他是假裝的……

娥莉嘉將練習簿翻了一遍，絲毫沒有看見上面寫些什麼——在她眼前只是一片模糊的藍紫色。她因爲自己在這些日子裏想念羅戈夫，而且毫不在乎地同旁人提起這件事而感到羞恥。她突然感到一陣衝動，從地板上站了起來，練習簿也沒有放下就跑到門口想叫阿列克塞回來，叫他不要告訴羅戈夫任何關於她的事情，一個字都不要說！這完全是無聊，無意義，污辱了對死者的記憶。

……一輛一輛的卡車飛快地在阿東河上飛駛，在一輛車子裏，阿列克塞和別里捷並肩斜倚在一抱乾草上。寒風在頭上呼嘯。他們決定先坐汽車到南皮那乃人村莊附近的最近工程段，然後再滑雪前進。他們旁邊坐着澤爾肯德，背對着風。他是到離南皮不遠的煉油廠去的，爲了同伴的緣故才改搭他們的卡車。黨委書記精神非常好，他有好消息講給他的同伴聽。第一，諾文斯克汽車裝配工廠明天就要開工；其次，他的兒子遼尼卡已經從海上回來，打電報說要回家度假。

『我要把昨天巴特曼諾夫說的話對你們重複一遍！』澤爾肯德喊着說，一面彎腰靠近工程師們。『不要一下子攬太多的事情！你們在每一段會遇見幾千件問題。小心不要陷進去，不要忽略了主要的目的——就是搞清楚建設計劃的一切要點。』

他們在煉油廠附近下了車，那廠佔據了阿東河沿岸的廣大地區。附近是一片寂靜無聲的大森林，像座陰暗的堡壘一樣。

『這荒野和這具有二十世紀最新技術的煉油廠，真是奇怪的鄰居！』澤爾肯德說。『很稀罕，阿列克塞，你說是不是？』

工程師們挎着雪鞋，和澤爾肯德一起，經過工廠的建築，走到平坦的油田上。幾十座巨大的刷得雪白的蓄油池在那兒排成棋盤格式。

『空的，我猜，』別里捷陰鬱地說，朝油池那邊點點頭。

『是的，空的，』澤爾肯德肯定地說。『在通航的季節裏運來的石油已經製成了汽油，立時就送到前方去了。煉油廠在接連減少定量的情況下動着工。幾千公里外由鐵路運來的石油馬上就進了工廠。』澤爾肯德安祥地說，但是聲音裏帶有一點痛苦。他用一隻手指着遠處，補充着說：『而在海島那邊從地裏汲出來的石油積蓄成了油海。這一片油海要毫無用處地一直在那兒積到春天！』

『一想到坦克和飛機發動機在等着這石油，真叫人痛心啊！』阿列克塞說。

『他們現在要在煉油廠盤問我了——什麼時候石油才通過你們的輸油管灌進蓄油池？我對他們說什麼呢，工程師同志們？』澤爾肯德開玩笑地說。

『告訴他們，我們也像他們一樣熱切地盼望着。我們夢想的正是這個，』別里捷說，嚴肅地望着着黨委書記。

無邊無際的天空籠罩着一層平滑的泛白色的面紗。太陽成爲一個朦朧的圓盤，鑲着白虹的邊。天地一樣顏色。只有河流像地上鑿成的溝一樣非常顯眼，一直伸展到茫茫的無窮的遠方。工程

師們和黨委書記就是朝這個方向凝視的。

『天要晴了——你們真幸運，』澤爾肯德說。他們靜靜地站了一會兒。『好了，你們走吧，工程師同志們，釋放了，』澤爾肯德笑笑，輕輕地在阿列克塞背後推了一把。

這算作一種信號。阿列克塞兩隻胳膊朝後一擺，身子一蹲，就沿着斜坡朝着河滑下去。別里捷對澤爾肯德點點頭，跟着下去了。

『祝你們完全成功，快快回來，親愛的朋友們！』在他們到了凍了冰的河上同時回顧的時候，黨委書記喊着說。

不久，他們的黑影在遠方消失了。澤爾肯德抬頭看了看像紙上的油點似的太陽，轉身向着煉油廠走去。

就在那兒消磨的兩個鐘頭裏，滑雪者已經離開諾文斯克很遠了。太陽衝破了陰暗的天空，逐漸強烈起來，突然間它的光線從天空的裂隙中射出來，把周圍的一切照耀得輝煌燦爛。

出發後的第二天、第三天和第四天都有太陽陪伴着工程師們。最初，他們好像覺得河上的太陽未免太強烈了，因為明亮的光線使他們的眼睛發眩。但是後來他們就習慣了那毫無變化的光輝，正像他們習慣了那不斷的滑雪一樣。他們在阿東河上一再地來來去去，勘察所有的支流和水路的彎曲的地方，兩岸的斜坡和峭壁。他們訪問了所有的村莊，精密地詢問河流的習性和洪水的最高水位。藉着各段工人們的幫助，他們一再地測量了冰的厚度，用鉛錘測定了河深和流速。工程師們的記事簿寫滿了新鮮的筆記，他們的地形測量圖上裝飾着新修正的線條。他們現在能夠測量和檢查新線路的每一公尺，能夠親眼看見建設人員們已經安頓在左岸，把右岸忘記了。

總工程師和他的助手深深知道必須急忙趕路。巴特曼諾夫給他們的期限非常緊促，因此他們努力不離開主要的目的。然而工程段的生活還是吸引了他們。每一次他們都不願意離開一段到另一段去。

在第三工程段，工程師們忙碌了一整天去排解葉菲莫夫和喬木金之間的糾紛。黨支書喬木金控告葉菲莫夫把他的官僚主義作風也建立到左岸上來了。

『是我們應該理解的時候了：這兒不是機關或者工廠辦事處——而是一個建設工程的基層生產單位，』喬木金爭辯着說，爲他的嗓音低弱而激怒，一邊睨視着葉菲莫夫。『我們必須同實際工作保持着聯繫，而您在這兒却把整個行政人員和技術人員聚在您的周圍。工長和建設主任一天不得不放下幾次工作，應召到管理處來。涅克拉索夫今天又抱怨了：您不給他機會完成麵包房和發電站的建築，不斷地把他的工人叫去建築辦公室，這對您却更要緊，這怎麼能行呢？』

別里捷完全站在喬木金那一邊。他打電話給巴特曼諾夫徵求他同意改組第三段。工程管理局長注意地聽他說完，對他說：『澤爾肯德會來處理第三段的問題的。巴特曼諾夫因爲工程師們在這一段耽擱那麼久很不痛快。』

『今天我收到杜金和畢沙了夫的電報，』他說。『他們接到格魯布斯基的報告，要把我們都叫去，打算研究一下計劃問題。我答應十天或十二天之內到魯別然斯克去，但是看樣子，你們一兩個月之內是不會回諾文斯克的。或許我得出來跟在你們後邊推你們一把了。』

經過這次訓誡以後，工程師們急忙沿着線路出發了，想彌補起浪費掉的時間。他們日日夜夜不停地前進，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勘察工作上。然而，在第四工程段，美里尼柯夫又設法分了他們的心。他們這兒正用那兩個木匠彼斯托夫兄弟設計的裝配方法在修建。別里捷和阿列克塞，同着美里

尼柯夫，一齊去工地。

大梁、椽子、板條、窗框、門，都是預先在鋸木廠造好的，這些東西堆積在路旁的一塊平地上。長兄費多爾，一個魁偉黑髮的人，他那一隊正在裝配一座倉庫；而那瘠瘦金髮的賽姆揚和他那一隊却從事裝配一幢宿舍。彼斯托夫兄弟在計算裝配進行的時間——安置每一根大梁的時間都有嚴格的規定。工程迅速而順當地進行着，眼看着就豎起一堵刨得乾乾淨淨的白色木梁的牆了。別里捷對彼斯托夫兄弟發生了興趣，提供了他們一些意見，並且答應在別的工程段裏也採用這種木頭房子的裝配建築法。

『你們留下過夜嗎？』美里尼柯夫問，一邊走近總工程師。

別里捷不安地望了望阿列克塞：他們在段上消磨了一整天，不知不覺地黃昏又來臨了。

第二天，別里捷和阿列克塞跨過了第四段和第五段的分界線，這是用一座簡單的木牌坊作為劃界的，牌坊旁邊是一座聯絡站的小房子。這兒被認為沿線近工程段中最後的、遠工程段中開頭的一個工程段。羅戈夫是負責人。

滑雪者在黎明時分就出發了，在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的蜿蜒的冰路上飛快地滑行。沿岸靜默無聲的，穿着臃腫的冬裝的大樹，彷彿朝後滑去。在東方，深藍色的天空亮起來。不久，一縷縷的藍色變成淡紅色，隨即放射出燦爛的光芒。繁星很快消失了，隱沒在天空的深處。而當太陽的金盤浮現出來的時候，月亮失去了光輝，它就像一枚小銀鈎似的懸在空中。太陽出奇的大而紅，但是漸漸變黃了，收縮了。天空漸漸泛白。周圍遙遠的地方，一切都發白色，顯明了。白霜在阿東河的冰上畫

了許多花瓣，而陽光在上面變幻出五光十色的光彩。

『看，像是從河底長出來的寶石花！』阿列克塞激動地說，轉向別里捷，他也正在欣賞那閃着光芒的冰花。

線路在這兒同河流分開，從一羣小山旁邊經過。工程師們走近小山的時候，看見一隻大鳥在冰地上空低低地盤旋，牠奇怪地急速地迴翔着。別里捷笑了。這是一隻猛禽在追逐野兔。一隻幾乎辨別不出來的灰兔在冰上前竄後跳，努力擺脫在雪上掠過的追逐者的可怕的黑影。別里捷放了一槍，把鳥嚇跑了。兔子急急向一旁逃去，消失在小山的背後。

『你看，你說四外沒有一個活物，很寂寞。你等着吧，我們還許會在矮樹叢的什麼地方碰見個熊窩呢！……』

現在他們走得慢了一點。別里捷開始談起大森林來，提起幾樁遭遇：在他做勘察工作時，有幾次迷失在深林裏，當時甚至放棄了生還的希望。

『最初，我不明白大森林和俄羅斯中部普通一般的森林有什麼區別，』阿列克塞說。『當然，樹的種類是不同的——這兒是榆樹，滿洲橡樹。野獸也不同——大家都知道，在莫斯科附近是出老虎的。但主要的不是這個！我覺得許多人只看見林邊就來判斷它。實在說來，只有在你到了它的最深處，落到它的掌握中時，你才真正認識它。譬如說吧，去年秋天，我們從右岸深入大森林裏。森林完全不像我們平常想像的那樣——光是一片枝葉茂密的植物。巨大的光禿禿的樹幹，直到頂上都生着凶惡的暗綠色或黑色的蘚苔。樹頂完全糾纏成一片，遮住了天日，下面是一片陰暗，窒悶的死寂——沒有一隻鳥，沒有一朵花，地裏沒有一滴水！完全是史前時代的味道，像回到怪獸在大地

上漫遊的時候了。那些野獸早就不見了，但是大森林仍舊同以前一樣存在着。它遮蓋了幾千公里的土地。樹木活了幾世紀，然後因為衰老而自己倒下，而新的又在那兒長起來。有多少人們從來沒到過的荒野叢林啊！這對於我們真是一種敵對的力量，我很高興，與它進行積極的鬥爭竟臨到我的頭上。」

這一大段有力的言論使別里捷很滿意。

『我相信這確實是一個工程師，尤其是一個城市的居民對待大森林應該採取的態度。但是可別打算把這個告訴遠東的本地人，特別是獵人們。大森林是他們最神聖的所在，最值得驕傲的東西。』

『我不明白有什麼可驕傲的。難道有人，譬如說，能夠爲撒哈拉大沙漠而驕傲嗎？因爲在大森林地帶造了工廠和城市而誇口——那是另外一回事了！現在我對某些事情已經看明白了，一想到諾文斯克就使我高興！我想我們邊區的人太鍾情大森林了，這南滿和北鄂霍次克海植物的古怪結合。他們把它看成地方名勝，簡直崇拜起它來了！……我能夠了解一個莫斯科人，他坐在阿柏特街的房間裏，翻翻星火畫報上的大森林的風景畫而欣喜若狂。誰也承認——非常動人和美麗。但是遠東人却不能這樣，他們比誰都更知道這些被無邊無際的大森林佔據的廣大地區，不過是地球上的空白而已。對於這些地區，不是讚美，而是要消滅！……』

別里捷低低地吹了一聲口哨，抓一把雪團成雪球。

『我敢說，我說的話很像一個憎恨大森林的人的口吻，』阿列克塞說，一邊觀察着他朋友高興的臉色。『當然囉，這麼說也許是片面的。但是你要知道，我反對得那麼厲害的不是森林。我知道它給我們皮毛、野味、建設的材料等等。我反對得最厲害的是原始的荒野，幾千公里的難以進入的叢林。不久以前，我從澤爾肯德那兒借了幾本當地作家著的書。你相信嗎，幾乎全都欣喜若狂地歌

碩大森林！而且欣賞它的並不僅僅是當地的作家們。總是寫那些纏繞着落葉松的野生葡萄、奇鳥怪獸，總是寫那些具有原始風俗習慣的高盧人和烏傑基人、獨木船、洋莓……對於這一切，從前阿爾先尼耶夫已經寫得夠多了，爲什麼再重複呢？爲什麼現代的作家們不描寫從學院裏畢了業給他們的家鄉帶來了新生活的高盧人和烏傑基人呢？爲什麼他們不用詩篇和小說描寫，譬如說，像傑列霍夫那樣的人和他的工廠呢？」

『我們兩個作爲一部小說的主人翁，有什麼不行呢？』別里捷調皮地問，把雪球拋得遠遠地。

『這個我可不知道。但是我確信，我們的輸油管遠比原始森林所有的魔力更值得作爲文學的主題。我是贊成向這大森林進攻，填滿這些空白地區的。因此我也願意在書中讀到這些！讓每個人都知道這是何等艱苦的進攻。作家們儘可以描寫大自然，只要他們不讓人像針失落在草堆中一樣，或者像你我前天幾乎迷失在這可惡的大森林裏那樣的消失在大自然中就行了。如果你問我的話，我就要說專門議論鳥類和植物的書籍，完全不描寫人的書籍，都不是文學。那只是用詩和散文寫成的生物氣候學而已！』

別里捷的雪鞋帶子鬆了，他坐下來整理。阿列克塞站在他的旁邊，頓着腳來保持溫暖。

『關於我們的輸油管，將來可以寫成一部厚厚的作品：交接與開工的記錄，』別里捷說，仰望着阿列克塞。『但是我確信，你在這本書裏不會發現任何提到別里捷或者阿列克塞的地方……我不是那種有虛榮心的人，阿遼沙，可是我有時會記起契訶夫的一篇故事。你記得關於優秀的俄羅斯工程師和一個也相當優秀的教授在火車上談話的那一篇嗎？那個工程師是參加了他造的橋梁的落成典禮後正在回家的路上。』

『是的，我記得。參加典禮的人很多，他們都鼓掌稱讚一個也來參加典禮的不著名的女歌手，』
阿列克塞插嘴說。『在激動中工程師完全被忘記了。一點都沒有人注意他。』

『正是這樣。這種事情真不合理極了。在我們的國家裏，這樣不公平的現象已在實際生活中治好了，但是在文學裏還沒有完全治好。不僅對工程師是這樣，一般地說，對建設城市、工廠、鐵路的人們也是如此。你是對的。我們有多少作品是描寫這些人的呢？整個遠東是一個巨大的建設場，然而在文學中，建設人員却沒有得到應得的位置。聶維爾斯基和慕拉夫約夫，波亞爾柯夫和嘉巴羅夫太幸運了！……據說，爲了處理複雜的事物，作家是需要時間的間隔的。我不知道，我也沒有能力判斷，寫作不是我所擅長的。然而我確實知道馬雅可夫斯基，而且愛他。我看他並沒有時間的間隔就處理得妙極了。想到二〇〇五年將有作家到現在的建設場，來挖掘「變成化石的污物」，在檔案庫裏翻查，向最老的居民訪問，想到這些，真使人惱怒。我們這一代的作家們簡直離不開魯別然斯克，他們寧願坐在圖書館裏，再寫一部關於聶維爾斯基的書。』

工程師們毅然滑到了山上，在背後的雪上留下人字形的足跡。阿列克塞走在前面，已經滑過了山巔，正準備滑下山坡的時候，突然，下面的雪堆塌了，他覺得自己陷了下去。他扭着雙腿摔倒了，有什麼東西在脚下壓碎了。阿列克塞吃驚地躺了片刻，慢慢地弄明白發生了什麼。他臉上塗滿了柔軟的雪，帽子下，領子和氈靴裏，都滿了雪。看不見任何東西，他猛地翻身想站起來。雪鞋仍然穿在腳上。他費了很大的勁才脫下來，用它們探着雪，着手找尋一條擺脫雪堆的出路。雪鞋觸着了什麼硬東西，顯然是座峭壁。

阿列克塞試着回想他在摔倒以前一剎那間所看見的斜坡形勢。他極困難地轉過身去。走了兩三

步，雪鞋又碰上了堅硬的障礙物。他大聲喊別里捷，但是彷彿對着枕頭呼喊一樣，因為他的嘴給雪堵住了。阿列克塞突然間一陣憤怒，開始狂亂地朝另一邊亂鑽起來。

不久，因為缺乏空氣和自己的狂怒他覺得氣悶起來了。死在這兒——是最荒謬，最無意義的事了！……他靜靜地躺了一會兒，傾聽着心在通通地跳，竭力恢復鎮靜。他慢慢地揩掉臉上凍了的雪，再拿出力量剗出一條道路。他在雪裏掙扎着，頑強地向前爬，停下來休息一下，然後又繼續往前爬。突然間阿列克塞聽見了別里捷的聲音，而就在這一剎那間他發現四周的黑暗彷彿稀薄起來。從左邊雪堆裏透進一線光亮。他用全副精力朝那方向衝過去；甚至在他還沒睜開塗滿了雪的雙眼前，他就感覺到終於衝到露天來了。

阿列克塞從帽子到靴靴完全成了冰。別里捷衝到他跟前，扶起他來，用力替他擰變硬了的雪。他看見他同伴的面頰和鼻子上有發白的斑點，就開始替他揉搓。

『等一等，我自己來吧，』阿列克塞說，寒顫的嘴唇幾乎動彈不得了。『你會把我的臉搞得一團糟的！』

別里捷突然攔住他，嘶啞地說：

『我一輩子都沒有這樣驚慌過！你可把我嚇着了。這該死的地方！你沒有碰破了頭真是奇蹟！』

阿列克塞揉擦他的面孔，回頭看看他剛剛逃脫的陷阱。那是山邊一個被雪埋着的很深的裂隙。

現在露出來的山坡陡峭地傾斜下去。別里捷折了些乾樹枝忙着生火。在阿列克塞突然陷下去的時候，總工程師原想跟着撲過去幫忙的，但是恐怕摔下去落在他同伴的頭上。在他找尋平緩一些的斜坡時，他注意到裂隙裏的雪紛紛滑掉，因而猜到這是因為阿列克塞在深雪堆下面的動作而引起的。

那時他就飛快地下了山。

『你的腿怎麼了？』別里捷焦慮地問，注意到阿列克塞跛了。

『我摔倒的時候扭了腳——就會好的……』

滑雪者在火跟前坐下，決定趁這時候吃一頓。阿列克塞不久就暖和了。他們現在津津有味地回想這次冒險。

『遠東的大森林因為你對它說了無禮的話而向你報復了，』別里捷笑着說。

阿列克塞的腳並沒有因這次事故受傷。他們上路繼續前進。阿列克塞的滑雪杖掉在他摔倒的地方了，現在他空着手滑雪，雪鞋後跟也破了。工程師們現在穿過一座落葉松林，林中每棵樹都像圓柱一樣，又直又高。這兒的一切生命彷彿都凍僵了。只有踏雪的沙沙聲衝破了大森林的寂靜。當新的聲音襲入沉靜中時，別里捷猛然停下來靜聽。

『是伐木的！』他說。

不久，可以清楚地聽見鋸的嗚咽聲、鐵鎚的輕敲聲和樹木倒下時的颼颼聲。突然間樹林裏響起一陣愉快嬉戲的歌聲——清晰得彷彿一隻在頭上飛舞的鳥用孩子般的聲音歌唱着：

伐木人，磨快你的斧頭呀！

唉，嘩！

伐木、劈啊、砍啊，一直幹到傍晚啊。

唉，嘩！

黃昏一到，你的工作日就完啦。

唉，嘩！

休息到早晨，你再重新伐樹、劈柴、砍柴。

唉，嘩！

阿列克塞和別里捷相視一笑，加快了步子。不久，一片遼闊的開闊地出現在他們面前。一隊伐木工人在砍通一條森林中的路，正朝着工程師們來的方向前進。伐倒的樹木就地鋸好，用車拉走。工程師們走近第一對工人，其中有一個瘦瘦的、長着一對淘氣的眼睛的獅鼻青年，正唱着將阿列克塞和別里捷引來的愉快的歌曲。

他的同伴，一個比他高得多的魁偉青年，吹着口哨伴奏。

伐木工人停下工作，接受了別里捷吸一支烟的邀請。不大一會兒，全隊包圍了新來的人們。跟着就暢談起來：工程師們問段上工作的進度，而伐木工人們想要知道前方的消息。獅鼻的青年叫范托夫，他和他的魁偉的朋友叔本向工程師們誇口說：他們每人每日的生產額是百分之三百。

「羅戈夫——我們的段長，命令在三天內從森林中砍出一條路來——段裏需要一條通到阿東河的道路。同時我們在積蓄木材作鐵路枕木。我想我們兩天內就會把工作搞完，」叔本說。

阿列克塞伸手去拿范托夫手中的閃閃發光的鋸。

「一架道地的六弦琴！你可以用它奏華爾茲哩，」范托夫洋洋得意地說。

「是普通的雙把式的，」叔本鄭重地更正說。「我們把它保存得很好。塗了很多的煤油，當心鋸齒是否安得合適。你會注意到，齒尖是交錯地朝相反的方向彎曲的；只有第五個齒是直的，爲了使鋸口乾淨。此外我們又得出一個方法。站在旁邊看一下吧，」也向工程師們提議。「我們不保守什麼

秘密。你們可以告訴其他段上的伐木工人也這樣試試。無論哪兒百分之六百的生產額是不成問題的！』

叔本掄起斧頭，輕而易舉地砍進樹幹。樹顫了一下，彷彿抗議似的發出嗡嗡的聲音。砍了個裂口後，叔本就拾起鋸子，握着它的一頭。工程師們盼望范托夫唱一支歌。他應邀唱了一支，原曲已配了新詞：

伐木人，磨快你的斧頭呀，

唉，嗨！

收起那斧頭，鑿完夏天呀，

唉，嗨！

秋天一來，工作又該重新開始呀，

唉，嗨！

再拿起你的斧頭伐啊、砍啊。

唉，嗨！

鋸，和諧地伴着這支愉快的歌曲，發出嗚嗚咽咽的聲音，一點一點向着裂口更深地推進。等到它已深入木頭，叔本就用力握着鋸子靠着他的那一頭，猛然把它一轉。於是鋸又嗚嗚咽咽起來。隨卽范托夫握緊他那一頭，旋轉它。鋸轉動得很穩當，而且非常快。最後叔本把它轉回原處。

『記下來，阿遼沙。這是斯達哈諾夫工作方法。以後用起來會很方便的，』別里捷說。『又簡單又有效！鋸的旋轉是爲了不給絆住。藉着旋轉就切了個三角口，角尖向着樹心。你看，他們差不多』